

我们的少年时代

·Boy Hood

Clara写意 小肥柴 陆么七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我们的少年时代

· Boy Hood

Clara写意 小肥柴 陆幺七 / 著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 如果，念念不忘也只有空响 / 1
2. 有一些人，用放弃的姿态来热爱 / 10
3. 把心安放在同一个地方 / 19
4. 给我们当教练，不然哼哼 / 31
5. 出师无名的“全 A 计划” / 38
6. 为了你的梦想扬帆， 我的梦想沉入海底 / 51
7. 爱是萤火般的光芒 / 58
8. 要越过多少障碍才能建立一支棒球队 / 70
9.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最鲜的肉 / 81
10. 梦想再次启航 / 90
11. 大明星也有碰壁的时候 / 102
12. 就算没达到理想，至少还有回忆珍藏 / 116
13. 所有的失败，都只是我还在路上 / 126

14. 糟了，王牌投手被看出破绽 / 137
15. 为了梦想，我们奋不顾身 / 146
16.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 151
17. 你们女生什么时候最有斗志 / 166
18. 软弱也是一种勇敢 / 177
19. 男人，说那么多干吗 / 193
20. 信任是开启心扉的钥匙 / 202
21. 妈，我好想你 / 218
22. 用心，就会有奇迹 / 229
23. 再见，U18 / 235
24.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 / 247
25. 有时候，相信的未必开花结果 / 255
26. 成长总是发生在不经意之间 / 266

像一阵风一样，班小松不顾一切似的踩着单车飞驰着。这阵风掠过双清市的大街小巷，掠过红绿灯路口，掠过挂着“长郡中学”四个大字的校门口，停留在正如即将煮沸的开水一般冒着热气的棒球场外。

他抛开车，顾不上沁下汗滴的刘海，撒开长腿，跑过漫长的甬道，在尽头，发现自己处在一片令人短暂失明的白光之中。白光里有观众的欢呼声，有啦啦队的音乐声，也有在他的想象中棒球划破空气的“嗖嗖”声。

这一切令他情不自禁地血脉贲张。他睁大了圆圆的大眼睛，捏紧了拳头，正准备面带自信的微笑走到白光的正中央，却发现有人早于自己登场了。

所有的喧嚣声似乎突然间有了统一的出口，化为整齐划一的呼唤声：“邬童！邬童！邬童！”

随着呼唤声，一个清俊少年懒洋洋地登场了。他身材颀长，头戴深色棒球帽，身着明黄色棒球服，上面除了中加银鹰队的标志，还印着一个大大的“1”字。棒球帽的帽檐在他的脸上投下一片阴影，只能看到长长的睫毛偶尔闪动一下，一双薄薄的红唇冷漠地紧抿着，似乎早就习惯了这样众星捧月的场景。

他正是银鹰队的队长邬童。

随着他的出场，棒球场上的欢乐气氛彻底达到了巅峰，女生们带着哭音尖叫着，还有人吹响了自备的小喇叭，疯狂挥动着事先准备好的海报、横幅。

这丝毫不奇怪。可以说，今天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冲着客队——中加中学的银鹰队而来的，毕竟，他们是双清市的联赛五连冠球队；而其中又有大多数观众，特别是女生，是冲着银鹰队的最佳投手邬童来的。

仿佛大梦初醒般，班小松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教练和队友。教练陶西脸色苍白，藏在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目光茫然，看起来好像还没睡醒，队友们也一脸的无精打采。他清点了一下人数：1——2——3——4——5——6——7——8——怎么少了一个？！

他赶紧去找教练陶西。陶西打了个哈欠问：“是吗？”然后起身不慌不忙地走向观众席，在第一排随便挑了个男生，勾了勾手指，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男生一脸莫名其妙地回答：“谭耀耀。”

陶西一点头：“就你了，下来！班小松，去给谭耀耀拿身队服！”

就这样，班小松和7个毫无斗志的队友，外加一个连棒球规则都不明白的谭耀耀并肩站在了球场上，站在了银鹰队的对面。他再一次扭头看了看满身颓相的小熊队，又看了看面前杀气腾腾的银鹰队，听着观众席上响彻云霄的“中加必胜”的呼喊声，心里涌起一阵无力感。

但是随即，父亲拿着球棒用生命奔跑的记忆划过脑海，像火星一路点燃蓄势待发的火种，勇气又重新填满胸腔，像野兽争夺地盘一样毫不留情地将方才的无力感彻底赶走。

是谁说过的来着——他，班小松，不懂得什么叫放弃！

班小松猫下腰，蓝色帽檐下的双眸里，星星又开始闪亮，修长的手指紧紧握住球棒，就像握住了对生命的渴望。

比赛开始了。

此刻，在相距不过百米的校园另一角，时空仿佛正在另一个维度。

尹柯从一间挂着“美术工具室”牌子的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盒油彩。

这时，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跑动的脚步声。

只见沙婉急急忙忙地从走廊另一头跑来，突然，在离尹柯不远的地方摔倒了，手臂蹭破了一大片，尹柯急忙蹲下，扶起沙婉，并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为沙婉包扎起伤口来。“这里没有创可贴，先用这个包一下吧，待会再去医务室处理一下伤口。”

“谢谢你，尹柯，你不去看棒球赛吗？今天可是我们学校和中加的对抗赛。”沙婉感激地看着尹柯。尹柯微微皱了下眉，轻声说：“我一会儿过去。”沙婉并没有留意到尹柯这一细微的表情，点点头说：“那我先过去了，答应了栗梓去看比赛，现在都要迟到了，我一定会被栗梓碎碎念的。”尹柯微笑着说：“慢点跑，记得早点去医务室。”沙婉扶着包扎好的手臂说：“那我先走了，一会儿赛场见。”尹柯目送着沙婉，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才收起脸上的笑容，但他并没有走向赛场，而是转身向身后的画室走去。

在画布上画上最后一道色彩，耳机里的交响乐也正巧落下最后一个音符，尹柯露出一抹轻笑，嘴角浅浅的酒窝一闪而过。

现实世界的声音开始钻入耳际，他听见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不知不觉地，他已经走近窗前，摘下耳机，侧耳聆听着从不远处的操场上传来的热闹声。

“加油！加油！”他们在为谁喊加油？喊得那样热情，那样动人心魄。对了，今天不是小熊队和银鹰队对决的日子吗？少年清秀高冷的面孔上出现了一丝隐隐的期待，推开窗，用清澈的眼睛，望向林荫道那一头的操场。

可随即，在操场上传来的喧闹声之外，又一个声音响起了。那个声音和喧闹声比起来要小得多，可震撼力却要大得多。那是妈妈的声音。

她轻轻地说：“尹柯，别让我失望。”

尹柯浑身一震，迅速后退，“砰”的一声关上窗户，回到画布前，塞上耳机，继续将自己禁锢在这个世界里。

球场上的班小松在战斗。

可怎么看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战斗。前面的击球员纷纷被邬童三振出局^①，到了两个少年对决的时刻，最佳投手和最佳打者相遇了。

邬童从投手丘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的小熊队队长。这家伙看起来有点儿愣吧？主要是脸上的表情太过热切认真。对这样一场胜负明摆着的比赛，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投身棒球的动机，面前这个愣家伙的动机，是要帅、泡妞，还是友谊，或者孤独……

同时，班小松也在打量着邬童。看清了他的脸之后，这个中加王牌投手还真是帅！就凭他那修长到简直有些瘦弱的手臂，真看不出来能投出那么势大力沉的好球。这是不是就是父亲所说的天分？但他还是不大喜欢这个王牌投手，看他身上那股贵公子的劲儿，这种人，一定是连上厕所都被一群人包围着吧……

邬童抬起腿，干净利落地将球投了出去。坏球^②！坏球！坏球！

班小松傻了，他不知道邬童这是在搞什么鬼。邬童却坏笑了下——他的打算是，用四个坏球保送班小松上垒，让他空欢喜一下，再将他和他的下一棒一起双杀出局。

到那个时候，这双眼睛里还会闪烁着星星吗？

棒球，就要这样才好玩。棒球赛，赛的从来都不是准确率和速度，而是人的心理。

① 三振出局：棒球比赛中针对击球员三击不中、被接杀出局的专业术语。

② 坏球：投手投出的球没有擦到任何好球带的范围且打者没有挥棒。

第四个球了。邬童还是以准坏球的方式投了出去。班小松铆足了劲，闭上眼睛，将球棒用力挥出。

他的手臂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力，耳朵听到棒球与球棒的撞击声。他睁开眼，不可思议地看到那个被自己打中的棒球正高速旋转着飞向外野。

班小松只愣了不到一秒钟，就扔下球棒全力奔跑起来。第二个反应过来的人是邬童，他对还愣着的银鹰队队友狂喊：“守垒！”

太晚了，班小松已经以惊人的速度跑上了二垒，正疯狂地向本垒冲去，周遭的一切仿佛都不再存在，他的眼里只有前方紧张得面色煞白的银鹰队捕手江狄，和他身后的本垒垒包。邬童死死地盯着那个正在疯狂奔跑的身影，不得不在心底承认，班小松是个非常出色的跑垒员，他的起跑、变速、踩垒动作之流畅高效，都是无懈可击的。

就在银鹰队将球传回三垒的前一刻，班小松一个飞扑，触到本垒，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本垒打。

裁判示意小熊队得1分。

班小松疯了似的冲进小熊队休息区，和队友们欢呼着拥抱在一起。邬童怒了，这是小熊队第一次从他的手里拿到分数。

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的比赛就像一场剿杀，也像一个笑话。邬童投出的球一个接着一个猛力地砸入自家捕手的手套，小熊队的击球员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班小松投出的球一次又一次地被邬童全垒打；银鹰队频频击中；小熊队频频失误。比分不断刷新……

天哪，好羞耻！班小松看不下去了，他抱住头痛苦地想找教练陶西，却发现他早已不在教练位置上了。他们的这场比赛，甚至连教练都逃跑了！

汗水沿着班小松的脸颊滚下来，这样也好，汗腺在工作，泪腺就可

以歇歇。他不是没有想过失败，只是没有想过如此可耻的失败。

一切都结束了。邬童舒了一口气，终于把这口气给出了。可出气的滋味好吗？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他静静地看着正欢呼拥抱的队友们，和场地上垂头丧气的小熊队，还有那个从他手里拿下了1分的班小松。

班小松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人群散尽之后的球场上。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站了多久，银鹰队狠狠嘲笑他之后，走了；队友们拉他拉不走之后，也走了。

少年突然领悟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不以你的努力为转移的。即使你再渴望，再努力，再想，可是如果老天不想，站在你身边的伙伴不想，你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身边溜走。

棒球赛打的是心理，不仅仅是对方的心理，也是自己的心理。班小松看清了小熊队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人心不齐。

这不是可以孤军奋战的战场，从来都不是。他需要队友的支持才能走到彼岸。他不喜欢失败，失败的滋味比想象中还要苦涩。

小熊队的惨败，在长郡中学的日常中也不过是一阵转瞬即逝的风。

几天之后，还关切着班小松的人就只剩下两个了。一个是班小松的好哥们儿栗梓。虽说是好哥们儿，可栗梓却是个如假包换的女生，只不过有点儿大大咧咧的，外加浓眉大眼一点儿而已。

栗梓这几天一直注意着班小松，这么颓废的班小松，她可从没见过。下课的时候，她故意找班小松说话，可对方总提不起劲儿来。她知道，班小松这一回是被伤了志气了。像班小松这样的人，伤了心不怕，就怕伤了志气。

她得帮好哥们儿把志气给找回来，栗梓嘀嘀咕咕地和同桌沙婉商量着。沙婉是他们高一（六）班的班长，一个清秀而不苟言笑的女孩，也

是他们班的第二大学霸。

另一个关切着班小松的人呢，就是他们班的第一大学霸尹柯了。作为从中加初中考上长郡高中的人，尹柯大概是对银鹰队和小熊队双方都最熟悉的人了。对邬童，他也很熟悉。

比赛那天，尹柯从别的同学那儿得知小熊队输了，对于这个结果，他并不感到意外。虽然班小松让他看到了从前在银鹰队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看到过的东西，但整个小熊队和银鹰队的实力相差得太远了。

他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背上被人敲了几下。回头看，敲他的正是坐在后桌的班小松。班小松满面焦急地看着他，低声说：“尹柯，江湖救急！”说着，用手指了指黑板。

尹柯向黑板上看去，立刻明白了。那上面列着一道函数题：

“已知 $f(x)=\sin(\alpha x+\beta)$ ($\alpha>0, 0\leq \beta\leq \pi$) 是 $\mathbb{R}$ 上的偶函数，其图像关于点 $M(\frac{\pi}{4}, 0)$ 对称，且在区间 $[0, \frac{\pi}{2}]$ 上是单调函数，求 β 和 α 的值。”

尹柯知道，数学老师又在玩“解出来就下课”的戏码了，他看了看急得不得了班的班小松，又看了看抓耳挠腮的同学们，举手问：“老师，我能不能试一试？”

得到老师的首肯后，尹柯在大家的注视中大步走上讲台，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解题过程，最后写下答案：“ $\beta=\frac{\pi}{2}$ ， $\alpha=\frac{2}{3}$ 或2”，然后，在老师满意的“很好，现在——下课”声中，迎接大家的欢呼。

班小松领头如箭一般冲出教室。他这一整堂课都上得心如猫抓似的。上课前，班上的“万事通”焦耳发布了最新消息：因为学校的财政危机，棒球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即将被解散！

班小松多希望这只是个假消息，可焦耳的爸爸焦安是长郡中学的教务主任，从他那儿得到的消息，向来是铁板钉钉。

他现在急于找陶西证实这个消息。在他的想象中，陶西应该是唯

——一个比自己更在乎这个消息的人吧？毕竟，他可是棒球队的教练啊！

他在活动室门口堵住了陶西，来不及匀一匀因为狂奔而紊乱的气息，就迫不及待地问：“教练，他们真的要解散棒球队？你真的同意了？”

陶西的回答听起来轻飘飘的：“对啊。”

班小松悲愤地大声质问：“你为什么要同意解散球队？是因为我们没打赢比赛吗？不能就这样放弃，只要我们努力训练，总有一天会赢的！”

这段话，他是说给陶西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如果说在听到焦耳的消息之前他还有过彷徨，那么在听到棒球队要被解散的消息之后，彷徨彻底消失了。他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棒球，需要球队，需要接着打下去！

可他的热切显然没能感染面前的陶西，对方只是一脸无所谓地看着他，用带点嘲弄的口吻说：“总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天天做梦吧？”

做梦！连他的教练都告诉他，他只是在做梦。但是，做梦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连少年都失去了梦想，那这个世界还会好起来吗？

班小松失望地看着陶西。他真的不理解面前的这个男人。他爱过棒球吗？他也曾经和自己一样，血液里涌动着少年的热情吗？难道长大，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变得冷漠，变得无动于衷吗？

班小松转身跑开了。

一切都结束了——这句一个礼拜前比赛结束时就出现过的话，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过和当时比起来，这一次是彻彻底底的结束。

梦想以如此决绝的方式，与他彻底告别了。班小松想起不知在哪儿看过的一句鸡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很想找到那个作者问一问：如果没有回响怎么办？

是否，所有的鸡汤，其实都只是我们给自己的安慰，帮助我们在漆黑暗夜里，自欺欺人地走下去的安慰？因为很多时候，生活的真相是：任凭你怎么念念不忘，得到的也只是空响。

2

有一些人， 用放弃的姿态来热爱

陶西看着少年眼里的星星黯淡下来，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心底就像海沟处涌起的洋流。

好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被一场场联赛唤醒的热情，没有被昔日队友的责骂唤醒的热情，就这样，在一个少年的希望和失望之间，悄悄地苏醒。

“不不不，”他警告自己，“这是扯犊子！”自己的棒球生涯早就结束了，早在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刚刚长大的少年的时候，被自己的任性和轻率亲手结束了。

他硬着心肠看着少年跑远，甩了甩头准备走开，突然，眼前闪过一道白光，有东西正破空“嗤嗤”直冲他的脸飞来，说时迟那时快，他凭着本能抬手，转腕，卸势，抓紧。

时间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秒。在转头看手上的东西之前，他已经凭手感确定那是一枚棒球，他的手此时正牢牢地抓着四缝线的位置，如果借势投出，这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直球。

实在忍不住，他轻轻摆动了一下，做了一个假投球的动作，然后就发现角落里有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不就是那个——对了，谭耀耀，他从场边随便挑的那个男孩。据说他这段时间以来还真的跟在班小松他们后面打起球来。这个球，想必也是他们打过来的吧。

谭耀耀瞪着陶西，惊喜、崇拜、不可思议，像是发现了隐秘的大

侠。废柴教练原来深藏不露，谁能猜透这其中的玄机？这下，他更坚定了跟着小熊队混的决心。

陶西冲谭耀耀走过来，那个棒球被他不动声色地藏身后。他的语气悠闲，但眼神很犀利：“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谭耀耀的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我……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下陶西的眼神放松了，夸奖道：“哇！悟性这么高！”说完，就将手里的棒球抛给谭耀耀，头也不回地走了。

对当下的陶西来说，生活绝不空虚。虽然这个棒球队教练当得虚与委蛇，但有两个女人足以填满他的生活。

一个小女人。

一个大女人。

小女人芳龄6岁，芳名果果，性格古怪精灵，是陶西发小的孩子，现与陶西同住。根据她对陶西的称呼“小陶子”来看，可以将她理解为陶西的小主。

大女人芳龄不详，芳名夏绿，是果果的幼儿园老师，相貌仙女，气质仙女，性格仙女，是陶西的女朋友——幻想中的。

不记得第一次看到夏绿是什么时候了，反正从那一天起，自己就像一只死命想变成王子的癞蛤蟆，哦不，是青蛙。幸运的是果果在幼儿园属于问题儿童，自己才有机会时不时地被夏绿点名叫到幼儿园去，多了些亲密接触的机会。

果果其实和坏孩子一点都不沾边，这点陶西有数着呢。她不过就是和同龄的孩子相比成熟了一点，有个性了一点，有思想了一点而已。陶西的心里偷偷窃喜：谁带的像谁，果果的这份智慧，不用说了，随他！

这不，前几天，就在小熊队和银鹰队比赛的当口儿，果果小主又出状况了。原来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饭倒在了一个欺负人的熊孩子身

上。夏绿把陶西叫到幼儿园一通数落，陶西呢，趁机邀请夏绿这个周末来家里给果果过生日。

陶西哼着歌儿，一阵风似的把他和果果住的小公寓收拾得干净整洁，一折秒杀的双人澳洲牛排大餐一共九道，足够吃到深夜；仿银烛台够浪漫够风骚，夏绿肯定喜欢。到时候烛光摇曳，心儿飘飘，果果睡了，自己就可以……咳咳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夏绿还没有出现。陶西坐不住了，去问果果小主什么情况。果果小主边玩玩具边随意地说：“夏老师不会来了。”

陶西：“为啥？”

果果：“夏老师知道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夏老师说，她知道班上每一个小朋友的生日，还说，教小朋友说谎的人都是坏蛋！”

可怜的陶西，长久的暗恋还没有破土发芽就无疾而终，还没有来得及表白就直接被三振出局了。

世界上的女人可以分成几类呢？陶西想，从男人的角度，大概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女神和非女神吧。

其实女神也可以细分为好几类。比如他的前女友窦小璇，也是女神，不过和夏绿就完全是两个款。窦小璇美艳、强势，那段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

而夏绿就不一样了，似一株兰草独居一隅，幽静温柔，却又有家的温暖馨香。经历过窦小璇的陶西，特别向往夏绿的这一份独特。

不过，今天陶西发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三类女人，那就是女——神——经——病！

陶西和果果住的公寓隔壁一直空着，屋主装修好之后就紧急出国了。他们这栋楼的相邻两户阳台是相连的，中间只有一堵矮墙相隔。陶西和果果也早已习惯了隔壁阳台上除了偶尔飘起的白色窗帘和几株枯萎